

名家笔下的年味是这样的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现在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,美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,今天,让我们跟随名家,一同感受“舌尖上的年味”。

●北京的年味

梁实秋:年夜饭特别丰盛 年菜即是大锅菜

梁实秋在《过年》中写道: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,除夕要守岁,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,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。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,又是官灯,又是纱灯,烛光辉煌,地上铺了芝麻秸儿,踩上去咯吱咯吱响,这一切当然有趣,可是寒风凛冽,吹得小脸儿通红,也就很不舒服。炕桌上呼噜喝雉,没有孩子的份。压岁钱不是白拿,要叩头如捣蒜。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,长辈指点曰:“这是你的曾祖父,曾祖母,高祖父,高祖母……”虽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,我尚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。“姑娘爱花小子要炮……”我却怕那大霹雳子、二踢脚子。别人放鞭炮,我躲在屋里捂着耳朵。看那桃脯、蜜枣上的一层灰尘,怎好往嘴里送?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盛的。大年初几不动刀,大家歇工,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。大锅的炖肉,加上粉丝是一味,加上蘑菇又是一味;大锅的炖鸡,加上冬笋是一味,加上番薯又是一味,都放在特大号的锅、罐子、盆子里,此后随取随吃,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,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。满缸的馒头,满缸的腌白菜,满缸的咸疙瘩,
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底。芥末堆儿、素面筋、十香菜比较地受欢迎。除夕夜,一交子时,煮饽饽端上来了。我困得低枝倒挂,哪有胃口去吃?胡乱吃两个,倒头便睡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●山西的年味

周友斌:过年的空气中含着灶糖甜滋滋的味道

周友斌在《过年的味道》中写道:记忆里,过年的空气中含着灶糖甜滋滋的味道。腊月二十三,过小年,民间的说法是,灶王爷这一天要向玉帝“汇报工作”,这天晚上,要给灶王爷献灶糖,为的就是让灶王爷甜甜嘴,好“上天言好事”。当然,名义上是甜灶王爷,实际上都甜了孩子们的嘴。

记忆里,过年的空气中含着煎炒烹炸的浓香味。我们这里是二十五磨豆腐、二十六去割肉、二十七杀只鸡、二十八把面发、二十九蒸馒头。除夕一早,又要张罗包饺子,蒸年糕,炸油食,煮白肉的香味和着剁肉馅的声音不断从各家各户传出来……

●福建的年味

冰心:大坛子里装大块喷香的裹满“红糟”的糟肉

冰心在《童年的春节》中写道:过年的前几天,最忙的是母亲了。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,还有一家大小



半个月吃的肉,因为那里的习惯,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。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、挽上袖子,往大坛子里装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“红糟”的糟肉,还有用酱油、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,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。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,旁边站着的不仅有我们几个馋孩子,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。

●河北的年味

王蒙:小时候过年特别激动 因为能吃上一顿肉

王蒙在《过年》中提及过年更像一个怀旧的话题。小时候过年特别激动,因为能吃上一顿肉,因为包饺子,因为穿一件新衣服,因为给大人磕头和得到压岁钱。也因为相信家里大人的话,相信这几天有诸神下界,有祖先的在天之灵在空中巡回,我们必须出言谨慎,行事小心,敬畏与感动上苍,祈求好运。

还因为小时候觉得过一年是那么长,盼呀盼呀,好不容易才到了严冬,到了冬与春的那个微妙的分界处,到了哪怕是强颜也要欢笑一番的年。还因为放炮仗。小时候我性格懦弱,自己放得很少,但还是喜欢听旁人放。有激动人心、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感受。“爆竹声中

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,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我始终不认为王安石的这几句诗有多么好,但是他的诗垂不朽,变成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心啦。

●陕西的年味

陈忠实:第一锅五香圆饼献灶爷时早已馋得控制不住

陈忠实在《过年:家乡圆梦的炮声》中写道:到腊月二十三晚上,是祭灶神的日子,民间传说这天晚上灶神爷要回天上汇报人间温饱,家家都烙制一种五香味的小圆饼子,给灶神爷带上走漫漫的上天之路作干粮,巴结他“上天言好事,入地降吉祥”。当晚,第一锅烙出的五香圆饼先献到灶神爷的挂像前,我早已馋得控制不住了,便抓起剩下的圆饼咬起来,整个冬天都吃着包谷面馍,这种纯白面烙的五香圆饼香得有多香了。

到春节前的前两天,家家开始蒸包子和馍,按当地风俗,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蒸馍的,年前这几天要蒸够一家人半个月所吃的馍和包子,还有走亲戚要送出去的礼包。包子一般分三种,有肉作馅的肉包和用剁碎的蔬菜作馅的菜包,还有用红小豆作馅的豆包。新年临近的三天里,村子从早到晚都弥漫着

一种诱人的馍的香味儿,自然是从这家那家刚刚揭开锅盖的蒸熟的包子和馍散发出来的。小孩子把白生生的包子拿到村巷里来吃,往往还要比一比谁家的包子白谁家的包子黑,无论包子黑一成或白一成,都是欢乐的。我在母亲揭开锅盖端出第一屉热气蒸腾的包子时,根本顾不上品评包子成色的黑白,抢了一个,烫得两手倒换着跑出灶房,站到院子里就狼吞虎咽起来,过年真好!天天过年最好。

●浙江的年味

丰子恺:吃年夜饭 碗数必须成双

丰子恺在《过年》中写道:年底这一天,是准备通夜不眠的。吃年夜饭时,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,预祝来年人丁兴旺。吃饭碗数,不可成单,必须成双。吃过年夜饭,还有一出滑稽戏呢。这叫做“毛糙纸揩洼”。“洼”就是屁股。一个人拿一张糙纸,把另一人的嘴揩一揩。意思是说:你这嘴巴是屁股,你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,例如“要死”之类,都等于放屁。但是人都不愿被揩,尽量逃避。然而揩的人很调皮,出其不意,突如其来,哪怕你极小心的人,也总会被揩。有时其人出前门去了,大家就不提防他。岂知他绕个圈子,悄悄地从后门进来,终于被揩去了。此时笑声,喊声充满了一堂。过年的欢乐空气更加浓重了。

●河南的年味

阎连科:走亲戚的礼肉,一条条挂在半空

阎连科在《过年的母亲》中写道:每遇了过年,就念着回家。急慌慌写一封家信,过母亲说,我要回家过年,仿佛超常的喜事。母亲这时候,便拿着那信,去找人念了,回来路上,逢人就讲,连科要回来过年了,仿佛超常的喜事。接着,过年的计划全都变了,肉要多割些,馍要多蒸些,扁食的馅儿要多剁些。

初一这天,母亲依旧很忙,出出进进,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居,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居的东西,如花生、核桃、柿饼。趁母亲不在时,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,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,馍满着了两箱,油货堆了五盆,走亲戚的礼肉,一条条挂在半空……

据人民网

30 解放(24)

接着,整个礼堂里的人们都鼓起掌来。陆忠义见几个像是军官的解放军双手高高地向大家鼓着掌,带领一些穿戴不俗的人走了进来,到前头的座位前,客气地让着座,然后坐下。他不知道,那是部队首长和地方官员带着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代表来参加联欢会。

前边的人们坐下以后,掌声停了。不一会儿就有铃声响起,大家很快静了下来。

第二遍铃声响起,大幕在铃声中徐徐拉开,台下掌声又响起。一个穿着崭新军装、军帽下露出两根小辫儿的女报幕员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台中间,望着台下“叭”地一个立正,行了个军礼,宣布说:“各位首长,各位来宾,女士们,先生们!商丘县军民联欢会现在开始,首先由部队首长致词。”

台下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解放军首长向大家敬了个礼,首先对各界人士代表和所有观众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。会场上掌声雷动。

部队首长简短致词后,各界代表上台简短答谢,之后演出开始。

报幕员上来报幕:“下边,首先由归德中学文艺宣传队代表商丘人民表演歌舞:《欢迎亲人解放军》!”

鼓乐响起。两队腰束红彩绸的男女学生从两边欢呼着登场,踏着鼓乐节奏喝起《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》,跳起了欢乐的舞蹈。歌声嘹亮,舞姿动人,台下报以热烈的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刘秀蔚



掌声。

歌舞在震天的鼓乐声中结束,台下的掌声又响了好大一会儿。报幕员又走上前来报幕:“下边,由亲人解放军某部文工团演出大型歌剧《白毛女》。”

演出开始。陆忠义和陆传经头一次看歌剧,开始时虽然觉得有点儿不习惯,却感到非常新鲜。看着看着,他们就被剧情吸引了进去。剧中不同角色人物的性格通过不同的命运一步步展现,又在阶级矛盾、社会矛盾和生活矛盾中激烈冲突,是那样真实,那样感人,一下子就把他们的心给死死抓住了。两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台上的表演,思考着情节的发展,聚精会神。演到黄世仁逼杨白劳用喜儿抵债时,台下观众愤怒了,情不自禁地齐呼:“打倒恶霸地主!”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演到喜儿由一个纯朴天真的姑娘被害得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时,台下发出了同情的哭声。演到喜儿获得解放时,台下情不自禁地高呼:“共产党万岁!”“毛主席万岁!”父子俩也跟着人们喊起来。

直到全剧演完,演员谢幕、部队首长和各界人士代表走上舞台和演员握手时,陆忠义还深深沉浸在剧情中。

陆传经觉得这出戏太感人了,连连感叹。

小王从旁边的走道上走了过来,向陆忠义说:“老爷子,咱们该走了!”陆忠义才从剧情中惊醒过来,意识到戏已经演完,见剧场里的人们已经鼓着掌恋恋不舍地望着台上向外走,便站起身来,边跟着小王向外走,边情不自禁地向陆传经说:“新戏比老戏好,真是唱到人心里去去了。我长恁大,第一回看到这样好的戏!”

陆传经感叹说:“俺哥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,新社会又把鬼变成了人,真是不假!”

“嗯嗯!”陆忠义深深地点着头,想着陆传经那句话,觉得说得大恰切、太深刻了!

小王带着他们,随着人群向外走着。刚出礼堂大门,忽然听见一女人的声音在喊:“陆学凤,快过来帮帮忙,跟我一块儿打扫剧场!”接着就听见了一个女子回答:“哎,来

了!”

陆忠义吃惊地一拉陆传经:“我咋听着是有人喊‘喜凤’啊!”

陆传经说:“我听着是喊‘陆学风’!”

陆忠义想,喜凤这一辈是“学”字辈,是不是她有大名了?便向发出喊声的地方望去,见人群外边有一个扛着扫帚的中年妇女在喊人,接着,便有一个青年女子跑着过来了。

灯光里,陆传经仔细地望着跑过来的青年女子的姿容,激动得向父亲说:“爹,就是喜凤!”

陆忠义说:“我也看准了,是喜凤!”

两人忍不住一边迈步向那年轻女子走去,一边异口同声地喊着:“喜凤!喜凤!”

他们看见的正是喜凤。

那天夜里,喜凤找到刘禹集时,天已大明,见集上冷清清的,便去一家刚开门的店铺去打听,才知道解放军昨天晚上就向归德城方向开走了。她不敢怠慢,立即向归德城赶去。一路上没见解放军的影子。找到归德城里,见街上有中央军在站岗,觉得解放军没有进城,心里便充满失望;见一个穿着长袍的中年男子在街上张望,便大着胆子上前小声询问:“大叔,城里有没解放军?”中年男子扭过脸来,见是一个少妇,衣服上沾有泥土,头发也有些散乱,有些疲惫和惊慌的样子,便小声问她: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她说:“找人的。”“找什么人?”“解放军。”中年男子感到奇怪。

(240)